

陈丹燕
著

天使

tiānshǐ dùzǐtòng

肚子痛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使肚子痛/陈丹燕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3. 4
(陈丹燕作品系列)

ISBN 7-5321-2532-7

I. 天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2503 号

责任编辑: 张贺琴

封面设计: 周艳梅

版面设计: 孙 瑜

天使肚子痛

陈丹燕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 csk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裕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5 插页 2 字数 160,000

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5,000 册

ISBN 7-5321-2532-7/I·1993 定价: 1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9404445

内容提要

这是著名作家陈丹燕反映当代中学生生活的长篇系列小说。

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塑造了宁歌、庄庆、丁丁等有血有肉青春少女的感人形象。作品既写了在学习的重压下,她们成长中的烦恼;也写了在青春发育期,她们对异性的朦胧情感。揭示了处于这一时期的少男少女的早熟、封闭、敏感和驿动。呼唤成人与孩子之间的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。

作品对女中学生的心理描绘细腻而有韵致。既有诗情画意的浪漫;也有温馨忧伤的凄美。这种唯美的写法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读后令人震撼、深思、回味。

CONTENT

目录

女中学生之死

1

青春的谜底

90

青春的翅膀能飞多远

146

女
中
学
生
之
死



1986.3.21.

宁歌这三面环屋的家里,只有天窗,井般的幽黑,在黄昏时分升腾着潮热陈旧的气味,还有宁歌母亲劣质香烟辛辣的臭气。记者浅绿的衣服像棵特别新鲜的草,静静地不动声色地坐在脏得粘手的木凳上,面对许多书:陀斯妥耶夫斯基、克里斯蒂、安徒生、德莱塞、毛姆。《死屋手记》里夹着林彪当年的题字手迹图片:“大海航行靠舵手,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。”床上扔着参加葬礼的亲戚送的东西:大红被面。记者拿过宁歌的摘抄本,第一页抄着报纸上的小短文:莱辛说假如上帝把真理交给我,我将谢绝这份礼物,而宁愿自己费力去把它找到。记者仔细地抚摸这张纸,这是她写在报纸上的文章,后来曾被部主任严厉批评过。她心里弥漫着一种奇异的不宁。几天前,她听说有个女学生自杀,是所有小学毕业生都梦想上的龙门中学的学生,那时候她站在报社走廊上,能听到圆窗外面春天强劲的风在还光秃秃的树枝间席卷,她心里点点滴滴激动忧伤起来,心里有个声音不断告诉她这是个和青春连在一块的死亡的谜语,必将是一个女孩把摇篮与墓地连在一块的故事。

邻居来了,又走了,告诉她有人看见宁歌母亲在下班急匆匆的自行车流里慢慢地走,手里捏着宁歌火化前的照片,又有人说她在肮脏的小饭馆里一边喝酒一边哭,没人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。记者对人说我再等一会儿。我要等她。

大理石骨灰盒在暮色里泛出一片白光,使她困惑。在解剖台上看到宁歌的裸体,像一朵落在土里的淡红的牵牛花,新鲜,透明,满目青春,怎么能突然装到这小小的骨灰盒里去?不因为衰老,也不因为病,不是战争,也不是车祸。想死,就自杀。

宁歌的照片挂在昏暗的墙角,只是因为青春,她脸上渗透了一



种迷人,使人感慨也使人喜欢。只是那眼睛,像永远静静燃烧的煤块,释放着逼人的什么。

屋顶的瓦上有脚步声,轻而飘忽。

1985.6.21.

听别人说,太阳没出前在地上画九个圈,一个套一个,站在当中第九个圈里,向天空说一个愿望,忏悔,欢乐,什么都可以,这时候天上的神听得见,而且肯帮助祈祷的人。

我天没亮就起来,丁丁正酣睡得死去活来。我到校园里早就看好了的坡地上,画好圈,站好,抬起头来,突然看到一片还没出太阳的夏日蓝天,很大,很深,像拥抱我似的扑来。那晴朗的天,当没阳光的时候,简直温柔得说不出。我心里突然鼓胀起许多软的和硬的东西,塞得紧紧的,很烫、很疼,像要炸开似的。我就愣在那儿了,听见晨风在耳边走过,感到脖子上有一根血管突突地跳。我真想对天上那温柔的神说,但我却什么也说不出采,后来,我拼命大叫一声,我还从没这样叫过,声音从来没听到过,像浑浊的叹息又像尖利的口哨,我觉得它一直传到了没有一朵云的蓝天深处。我表示了什么?说不清,大概神会明白。它是从我心里发出来的。这学期突然变得这样多思又这样浑浊,这样愤怒又这样伤感,自己也不明白,有时我觉得,自己静静坐在凳子上的时候,很像一颗嘀嘀嗒嗒走着的,就要爆炸的大炸弹。

下午下课以后,大家纷纷去体育锻炼。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孤独,一个人坐在教室里无所事事,初二的一群女生在林阴道上唱歌,一支快乐得要命的歌,老是啦啦啦啦,啦啦啦啦,被她们唱得又羡慕又心烦。我独自玩起跷跷板的游戏来。慢慢,我觉得心里有

一种力量,被压抑的力量,在内心深处挣扎,我真想叫,想绕操场跑它十圈,想找人拼命,想跳那种看起来过瘾极了的Dis-co,可惜我不会。但抑制它的力量努力把我按在椅子上,而且不让我和别人说话,像把我锁在抽屉里一样。旁人看来,那似乎是种懒懒的倦怠,但谁知我心里的抗争何等痛苦!我到底怎么了?好像突然间变得不明白自己了!其实,又何止不明白自己,也不明白面对的这个社会。我就像《城南旧事》里的小英子一样,分不清哪是好人,哪是坏人,就像分不清海跟天一样。有时我觉得整个世界只是块透明的琥珀,其中精妙都看得一清二楚,但有时又什么也看不清,只觉得黑蒙蒙很可怕。记得在哪本画册上看过一幅画,一个少女惊恐地看着画面外,在她前面,有一个巨大的无以名状的阴影。看了那幅画,我真怕,真伤心,阴影也许就是社会。那天图书馆空荡荡的,我一个人坐一长条凳子,像夜空里一颗孤独的星。或许我前面的道路到处都有盖着美丽鲜花的陷阱和深渊,或许世界像森林,长满了信任、尊敬、友谊的大树,生活在那儿就像生活在自由芬芳中,谁知道呢!小时候从来没想到还有这么心烦的事。

真盼望能出现奇迹!出现一双大手保护我,我能像书中女主人公一样躲到一副宽大的肩膀后面,但我又希望在外人眼里,我永远是我天真纯洁,无忧无虑的孩子。我也不想让母亲知道我苦闷、彷徨。怕她为我难过,更怕她认真,最怕老师接踵而来的一本正经的教导,教导得愚蠢专制。我希望大家永远用看孩子的眼光来看我,为我感到快乐。但其实这种心理也是一条代沟。人们都说,孩子的心灵是一张白纸。他们反以为白色最单纯。岂知,白色才是最复杂的色!我苦闷、愤怒,正艰难地同生活中一个又一个形形色色的漩涡抗争。



1985.6.22.

又快大考了。进龙中以后，实在考怕了。刚进龙中时，刘老师高兴得要命，我们这一年小学毕业班全区只有四个学生考进这儿，进了龙中就进了培养国家栋梁之才的地方。一进学校，就拼命考我们，后来才知道这是龙中惯例：给新生下马威。没一个考得理想，好多女生都哭，觉得没脸见人了。我可不在乎分数，我相信自己聪明，可我心烦，感到压抑。

班上的同学不论阴晴寒暑，只是读啊，读啊，考啊，考啊，没有穷尽，头悬梁，锥刺股。老师得意扬扬地说考试，同学们木呆呆地听，像受了惊吓的小动物。无穷无尽的复习题，今天晚上自习有得忙了！我爱读书，不读书我活不了，可对这样的操练实在烦，这是训练机器人，是人就透不过气来。

现在阳光多好！夏天刚刚来，树叶长得这样茂盛、新鲜、滋润，我简单，形容不好，虽然我语文很好，一旦用到生活中来，又觉得很差。我只能用心去感受它。把衬衣袖解开的时候，风暖融融地在手臂上掠过去，带着阳光的气味，吹起胳膊上的汗毛，真舒服极了！我心里又欢喜又惆怅，好像这阳光这风一直透进我心里去了。外面那棵树树干细长细长，树冠绿绿的像个少女在低头沉思。真好啊这世界。

我做了好几个动作想让隔一条走廊的陆海明看见，可他皱着本来就连在一块的浓眉毛，拼命抄黑板上的题，那份严肃、紧张、重要，好像做了这题就能一百分。勉强对我露一点点笑脸，没劲！老师没刮胡子的脸呈现出一派神秘不宣，像傲慢，像到了他报复我们平时有不服从他的地方，总之像个得不到人民拥护的专制又愚蠢的国王，我恨他。

我偏不抄,偏去看外面在风里阳光里泥土里的绿色的小树,它真好看。洒满太阳金色光芒的天空真漂亮啊!天到底是什么?天上到底有什么呢?到底会不会有神?西方的上帝,东方的佛,还有安拉什么的,他们俯视人间的生死。那么我又什么时候死呢?如果我知道究竟哪一天死,第一件事就要去抢劫银行。带上足够的钱去周游世界,去看看草原、森林、海洋和干燥的沙漠。最好能骑马去,我真想有匹马,戴了草帽,背了弓箭或枪,风驰电掣地去!

到生命的最后五天,我到埃及的金字塔里去,去看看法老的咒语,记得在杂志上看到法老咒语显灵,好些看到的人都莫名其妙地死去的事,我心里特别激动,好想亲自去冒险!我有点相信这是真的事。我要去探索这里的奥秘。要是能活着出来,我再去百慕大三角区,去看飞碟,真希望能找到他们,他们把我捉上去,我要和他们谈谈宇宙和地球,他们会长成什么样子?会像科幻小说里写得那样庄严有趣吗?我还要看一看飞碟的构造原理。我可是真想让地球上的人也造飞碟,去研究地球外的生命,如果突然我又不死了。那我长大就可以做这方面的专家。如果这些事做到了,我就是死也很甘心。在死以前想做什么,就做什么,然后等别人来不及管我的时候,就死了,他们追也追不上,多好!

突然发现老师站在我跟前。我一个字没抄,他气得要命。他又蛮横又轻蔑又恨地瞥我一眼,回到黑板前,问大家抄好没有,教室里零零落落地应着,他哗啦啦地擦了,拿一大张纸往黑板上抄新题。到底他咽不下这口气,回过头来,在纷纷扬扬的粉笔灰里说:“宁歌,你自己的成绩自己是有数的啰!”

是啊,上次测验我 75.5 分,全班最低。但我在同学们拼命背题的时候看完整整一本电子学方面的书,肯定收获比他们都大。老



师给的一个分数怎么能代替自己真正学到的东西?最恨像羊羔一样被人驱赶着读书。

可连陆海明都怪样地看我,好像我做了什么坏事,好像还有点嘲笑,我心一下子凉了,金色夕阳下图书馆里那个英气勃发,聪明过人的男孩子到哪儿去了?可我偏把钢笔收起来,就不抄!老师和他都好像认定我要考不及格一样!我比死读书的同学要聪明有学问许多!我真想大叫,实在想极了,我恨老师,恨这学校教室给我的一种不公正的压迫,他们都不懂一个最最简单的道理:分数不能代表人。但他们就是比我强大有力,能压迫我。

外面还那么美好。美好得有点不真切。因为我四周的气氛是那么惹人讨厌。我总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那许多美好的东西,却不能飞身投入。

下课了。开晚饭了。太阳落山了。每天走进食堂我都有种小偷似的惶惶不安,好像别人的每个眼风都在对我说,你又想不交饭钱吃白食啊!我简直无地自容,妈妈这个月的退休工资又寄迟了,我买最便宜的菜,难吃极了的细粉汤,又有女生的眼风惊奇般地扫来,好像说,这样能下得了饭?那是娇滴滴但尖酸无比的眼风!她们是爸爸宠妈妈爱,心肝宝贝叫着,家庭教师教着考进来的,我全靠自己,我骄傲又孤独。

我仓促地吃完饭出来。

校园里荡漾着晚风。广播里播放小号 Solo,小号声在暮色中闪闪发光的河面上凄凉地吹拂,我不知道那曲子叫什么,但它那高亢、那洒脱、那透明的悲伤,轻轻摇动了我的心。

半个月亮像剪下来的指甲,被人随便扔在天边。夜鸟急匆匆地回家。我想起满黑板复习题不知向谁抄去。绝不向陆海明抄!真一

道题也不做，我心里也慌。真矛盾。有什么地方躲过这时刻就好了。

晚自习的钟响了，一百年以前建校时候，就用的这口钟，声音像修道院。向丁丁要来题一看，有一半是重复练习，其实是要求熟练操作而用不着思维能力和创造理解发挥。

陆海明头发脏了，粘在一块，在头上乍着，实在看了不舒服。他一到考试就这样，何老师还表扬他是全力以赴。不修边幅发奋读书是畸形的，太不美好了，人应该是很美丽的，而陆海明的头发上又是汗味又是油味。前面有人在证题，争得津津有味，烦得想骂人。

1985.6.23.

早上躺在床上听广播剧《没有歌声的春天》，那小姑娘在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还要唱我爱爸爸，也爱妈妈。她唱着唱着，难过地停下来哭了，可电子琴还在欢乐地响。我躺着，听见扑的一声，那是我的眼泪，像夏天雷雨开头的大雨点一样，一下一下沉重地打下来。

我仔细打量自己的手掌，所有的手纹都又细又碎，奇奇怪怪地交错在一块，像一道难以越过的愁苦之墙。在那里，善于算命的吉普赛女郎会看到泪水，很多泪水在无声地流。我心上的伤疤被揭开了。

以前我一直对自己的家世很淡漠。别人问起我，总淡淡一笑，过后，也不会多想什么。依稀记得小时候妈妈在厂里挨斗，脖子上挂过一串破鞋。但我没见她哭过，也从没听见她说过爸爸。好像在叫妈妈的同时，就有什么东西在冥冥中启示我，我是个私生子。



妈妈难得笑一笑。她穷极了。我小时候也穷极了，连蜡笔都是借小飞的。但我从未看到妈妈招惹过男人，她绝不是舅妈骂的轻浮女人。为什么生下我，我不知道。但愿是因为一次浪漫而不幸的爱情。我从不敢问妈妈，也许惧怕遥远童年看到的、沾满污泥的破鞋真的象征着我出生的秘密。为什么要用破鞋来象征？

那小姑娘比我幸福，至少她还见到了爸爸，小时候还能被爸爸放在脖子上，对着夏夜星空，讲好听的故事，我去想象那甜甜的日子，想象中的我那么真实，可父亲却总像一缕淡淡的烟，飘忽不定。

我说：“你说个故事，爸爸，我真想听。我想听听你的声音。你说小红帽的故事，或者说个狼来了，只要你说，说谎的孩子是坏孩子，我相信我以后一定会很真诚。你就说一个字吧！你对我说一个字，这个世界就属于我了。如果你不说，我永远被放逐在这世界外面，永远和别人不一样，永远是不知父亲是谁的怪孩子啊！”

有时我觉得自己不在乎私生子不私生子，可现在我明白了。实际上我在乎。我在乎平常每个孩子都有的那种权利和心情。

可爸爸用看不见的眼光向我微笑一下，就抽身走了。爸爸的眼睛里有一种神圣的感情，但这眼神又那么飘忽那么渺茫，我只知道它是个微笑。我叫：“爸爸，你别丢下我走！”但爸爸一言不发地走远了。

我整天徘徊在自己的影子上。我真想在夕阳下，一脚踏着爸爸的影子，一脚踏着妈妈的影子，我就像两棵大树中间的一棵小树，被爸爸妈妈的枝条环抱着。于是，我很陶醉。但一棵树却消失了。我使劲向天空喊：“回来吧！”宇宙里回荡着同样的话音，一直传得很远很远，但总也传不到爸爸的那个角落。

爸爸,你到底在哪里呢?

1983.5.17.

老师突然说要换位子。马上就要毕业考试,大家脸上都有点决一死战的模样。宁歌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,说什么也不肯换。老师莫名其妙,她看着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动弹的宁歌,非让她换,老师的尊严是不能随便被侵犯的。那时宁歌瘦小而苍白,像张照片似的一动不动,死死坚守着这潮湿的,靠窗的墙角。

老师总觉得自己弄不懂宁歌。她穿得破,只有一件大红的滑雨衣,做操时候一弯腰,会露出破得像棉絮一样的毛衣。她不合群,从来不和班上的男女孩子一齐在操场上疯,总坐在一边看厚厚的书,书很破烂,绝不是学校图书馆借来的。有一次走过这孩子身边看一眼,是一本《呼啸山庄》。宁歌细细的脖子几乎弯到书本里去了,老师轻轻敲桌子:“宁歌注意保护视力。”

宁歌却受了惊吓似地抬起头,警惕地打量着老师,那神情拒人于千里之外。

老师的心凉了。她本来想,这么个可怜孩子,老师弯下腰去叫她爱护眼睛,她该感动,该温顺得像水。老师老了,但还保持着她作为一个教师的浪漫,她想大约这孩子会把她看成惟一的温暖,这是老师的幸福。但劈面撞见这种眼睛,她完全不像孩子,喜欢看大人才看的外国书,复杂呢。老师心里想。有时候,一个儿童工作者的精神支柱,有许多要依仗于孩子的信任、依恋和崇拜,认定自己是温柔的保护神。没有了,心里惆怅,愤怒,爱不起来。这也是后来宁歌龙中的班主任何老师面临的精神打击,宁歌的警惕和独立意识像粗砂纸一样搓皱了她的心,和她几十年牢牢树立起来的教



师的伟大感。老师觉得这是为她好是爱护她，但宁歌却只去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宁歌的眼睛动摇了老师精神上的领袖意识，她使一位华发丛生的老师那么痛苦。

从此，老师和宁歌隔得很远很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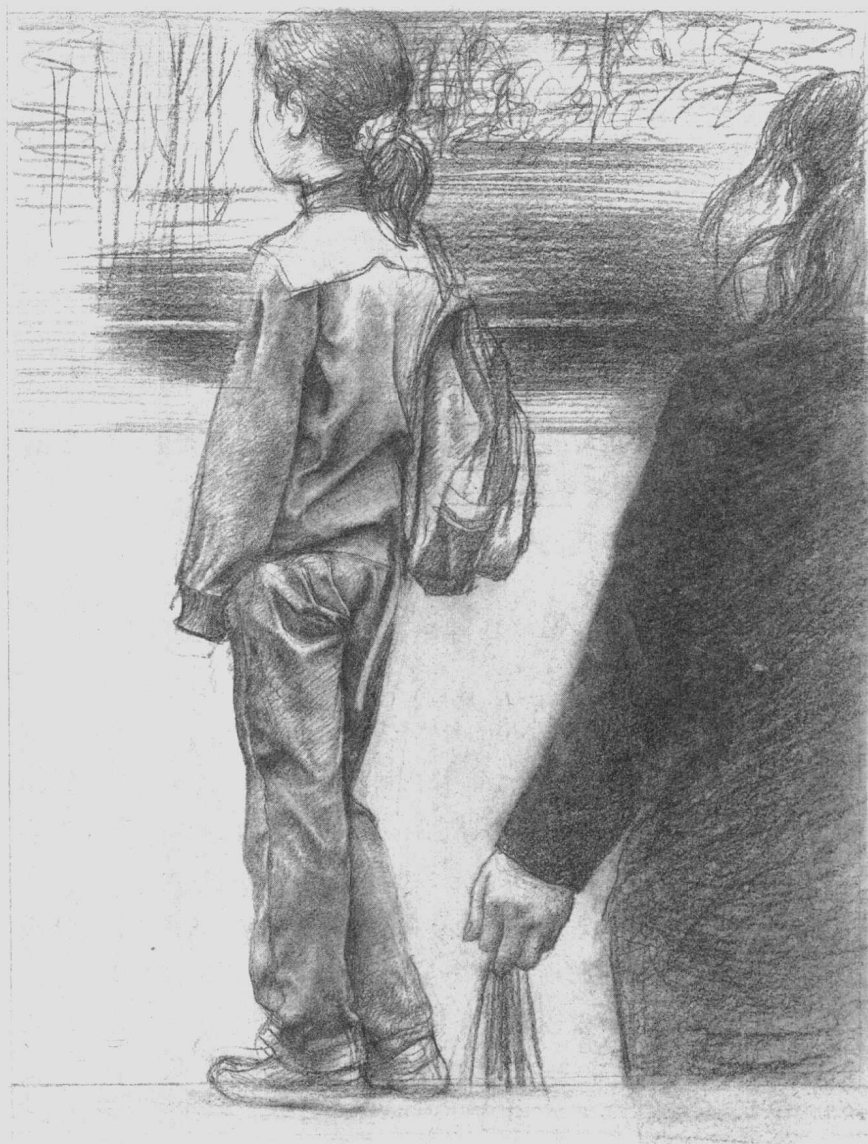
宁歌只有坐在墙角里才安宁。要是背后有人走来走去，心里会有说不清的惊慌，她喜欢远离人群的角落。从小就喜欢，她总认为自己能记得婴儿时候的事，记得女人们喊喊喳喳的说话声，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。她还认为自己自幼能听懂话，听懂别人指着学走路的她说这是个私生孩子，这时宁歌就大哭。人都说她对灾难有一种天生的敏感。只是她从来没对人说过心里是怎么感觉怎么排解的，只是靠着寂静的墙角，眺望着人们。

宁歌怎么也不离开那儿。

老师奇怪极了，让宁歌站起来，她检查了课桌又检查墙壁，摘下发卡掏掏木窗的小洞，是不是这儿考试作弊方便啊？防隐患于未然。

手臂碰到宁歌小小的身体，感到她在哆嗦。老师不知她是不是害了怕，于是又检查一遍，什么都没有。老师发胖了，弯下腰去看桌肚的时候，艰难得像只熊猫。班上同学看着看着，忍不住就笑。老师又伤心又悔恨。女人怎么也容不得这样的笑声。

宁歌终于没换座位。她心满意足背着书包回家去。路过梧桐树下，的一个绿色邮筒，丢下一封信，写给在外地工作的妈妈。信上说：妈妈，外婆说钱又不够了，舅舅快生孩子了，他们要存些钱抚养孩子，请你赶快寄一点来。另外，上次你寄给我的四角钱我用光了，是买本子，本子特别贵，我没买吃的。不骗你。求求你再给我一点钱。我在这里很好不要挂念，舅舅舅母对我很照顾。妈妈，别的





同学都蹿个子了,我一点不长,不知这是为什么?丢完信,她顺便抚摸了一下旁边的梧桐树,手心有一点潮湿,好像能摸到树汁在里面欢快地流动,树越长越大了,宁歌喜欢这种感觉。

走到家,突然看到舅妈叉着湿漉漉的手站在水龙头旁边,一大盆衣服在水里慢慢伸展开来,像水母一样。舅妈像没看见她,可她的心突然紧张起来,舅妈从舅舅的女朋友变成舅妈不久,就突然在接到妈妈的信不久翻了脸,有一天也是在水龙头旁边叉着手,对放学回来的宁歌说:“你该去找你的野爸爸,你这野种。”那时宁歌一年级。后来有一天晚上她突然把宁歌从被子里拖出来,先抽她一个耳光,再笑吟吟地告诉她说:“你妈妈是烂货。”那时宁歌二年级。再后来舅妈站在水龙头旁宣讲一样对所有的人说宁歌手脚不干净,偷饼干吃,还懒。那时宁歌是四年级还是五年级,已经记不清了。

宁歌绕着舅妈走过去,舅妈没有拦路,也没有骂。走过她的身边,宁歌突然觉得一阵轻松,轻松得腿一软,想坐下来。

舅舅一声不吭地塞给宁歌一个小苹果,青青的,指甲在上面一敲,蹦蹦响。他用背遮着宁歌,那个厚厚的散着酒味烟味汗味的脊背像堵温暖的墙。

舅妈若无其事地走过来,突然扭过头呸地吐了宁歌满脸唾沫星。舅妈怀孕以来就一直胃不舒服,唾沫星散出酸味:“为考龙门中学补营养啊?真真叫癞蛤蟆想吃天鹅的肉!龙门中学是你这种野种考的啦?人家开起家长会来,操场全是小汽车。你当我不知道你们老师在班上说什么,说宁歌这种人还想考龙中!对吧?你倒没羞死,回来吃我的苹果!”

宁歌哆嗦着,只觉得有一只手,带着铁手套在揉她的心,自尊